

处世为人的智慧心法 成事兴业的善谋良策

图说天下

GUOXUE SHUYUAN XILIE

国学书院系列



《图说天下·国学书院系列》编委会 编



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
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
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
行拂乱其所为，
所以动心忍性，
曾益其所不能。



孟子



吉林出版集团
有限责任公司

GUOXUE SHUYUAN XILIE
国学书院系列

图说天下

《图说天下·国学书院系列》编委会 编



孟子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孟子 / 《图说天下·国学书院系列》编委会编. — 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09.7

(图说天下·国学书院)

ISBN 978-7-5463-0640-7

I. 孟… II. 图… III. ①儒家②孟子—注释 IV. B222.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20250 号

图说天下 国学书院系列


孟子

出版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(www.jlpg.cn)

(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, 邮政编码 130021)

发行: 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经营有限公司

(http://shop34896900.taobao.com)

制作:  (www.rzbook.com)

印刷: 北京市雅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787×1092mm 1/16

印张: 17.5

字数: 200千字

图片数: 230幅

版次: 2009年8月第1版

印次: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19.80元

孟子





孟子名轲，字子舆。他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，是孔圣人之后的儒家大师，后世尊称“亚圣”，或与孔子并称为“孔孟”。孟子亦追随孔子的足迹游历诸国，四处宣扬儒家仁政思想，结局也和孔子差不多，大多数情况下无人理会。最后退而讲学授徒著书，书名《孟子》。南宋时朱熹将《孟子》与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合在一起称《四书》，并成为科举考试的指定书目，成为儒家经典著作。

《孟子》全书分《梁惠王》、《公孙丑》、《滕文公》、《离娄》、《万章》、《告子》、《尽心》七篇。孟子在继承和发扬孔子的儒家学说基础上，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、施政纲领和个性修养方式等。孟子认为人性本善，并以“性善”作为品德修养和推行王道“仁”的依据。孟子提出了“仁政”的政治主张。实行仁政一要制民之产，有恒产者有恒心；二要爱民为先，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，人民放在第一位；三要重视德治的作用。统治者实行仁政，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拥护，这样便可以无敌于天下。

孟子还提出了个人的品德修养问题。认为大丈夫要有浩然正气，能“舍生取义”、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，财富、地位等身外之物都比不过人格精神的高洁。《孟子》是继《论语》之后，最成熟精美的对话体散文。孟子其人以知言善辩著称，其文思想深邃，善于用喻，说理畅达，长于论辩，气势充沛。文章粗看铺张扬厉，散漫无边，其实逻辑清晰，层次井然，有理有据。孟子还善于因势利导，常常不直接攻击对方的言谈，而是顺着对方的意思说下去，让其谬论不攻自破。

此《孟子》一书，以朱熹的《四书章句集注·孟子》为蓝本，博采众长编撰而成。为方便读者阅读，采取原文、注释、译文和解读并重。其中注释以简约浅白为主，不作学理考究。译文尽可能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，追求自然流畅、通顺可读。解读是本书的亮点，注重挖掘《孟子》一书在当代的人文价值，古为今用，去粗取精，生发出对当前世界社会生活的指导意义和价值指向。此外，在每篇都加了一个概说性的导读，具体介绍有关情况，为读者总体上把握文意提供一个必备的纲要。尤可注意的是，书中切合文意的大量插图，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更好地阅读和理解孟子思想的平台。



梁惠王上

6

◆ 本篇所论分为七章，主要是孟子游说各国君主时的对话，集中讨论了执政者所应具备的品格和智慧。孟子详细说明了自己以“仁义”为核心的治国理念，以及这一理念得以展开的治国方略，而其淑世情怀也熔铸其中，非常令人感动。

梁惠王下

24

◆ 本篇的主要内容，仍然是孟子与各国君主的对话。孟子涉及了政权合法性的问题，追问君主是否具有作为领导人的资格，以及如何才能具有这种资格。他一再劝说君主不要执著于小我，而应实现大我，真正与民同乐、与民共享。针对战国时代的外交、军事问题，孟子着眼于民众的幸福，为他们争取利益，表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。

公孙丑上

48

◆ 本篇从各个方面论述君子如何加强品德修养以养吾浩然正气，如君子要善于择术择时，行事要以德服人，做人要有恻隐之心，要与人友善等等，而且，在修身养性时还要把握一个原则：中庸之道，过和不及都是君子所不取的。

公孙丑下

64

◆ 本篇中，孟子主要通过齐国和宣王、齐国臣子以及自己的学生的对话，从“仁政爱民”这一大主题延伸阐述到忠于职守，再谈到孟子离开齐国的根本原因。

滕文公上

82

◆ 本篇通过孟子与滕文公“道性善”，细致而深刻地阐述了孟子的性善论、仁政学说、教育思想及伦理道德观，同时提出了“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，治于人者食人，治人者食于人”等著名论点，展示了孟子思想的博大精深。

滕文公下

96

◆ 本篇孟子从多方面来论述君子的立身处世、气节、品德修养，如何成为大丈夫，如何坚持正道等等，很富有哲理性，当然也仍然离不开政治。



离娄上 112

◆ 本篇是从仁、义、智、礼等多方面阐述君子如何完善人格，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从开篇的“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”的大道理谈起，最终把治国平天下的大事归根于一个“孝”字，归根于君子要做好身边的种种小事。

离娄下 136

◆ 本篇孟子从两个不甚相干的帝王引入，说明统治、管理和服务人民，其道理都是一样的，那就是仁政爱民，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，得民心才能得天下。而君子修身养性，要遵循自然，合乎礼义，有所为有所不为。

万章上 158

◆ 本篇中孟子用许多圣贤的孝行来说明仁政爱民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不是空泛的理论，而是要从自身做起，从家庭做起，首先就是要做到孝。而且，不能因父子兄弟或某种特殊的关系和一时的困难就放弃自己的原则，那样是有违天命，也就是有违民心的。

万章下 174

◆ 本篇从评论伯夷、伊尹、柳下惠、孔子等人的不同品行开始，孟子论述了国君如何养贤，士人如何修身养性、如何结友、如何坚守道义职责等等，认为应以仁政爱民为己任，不谋私利，尽忠守职，合乎道义。

告子上 188

◆ 本篇主要记录了孟子和其门人弟子关于性善、仁义的对话。通过孟子对告子关于

人性、仁义的观点的批驳，指出告子所谓的“以人性为仁义”、“性犹湍水”、“生之为性”、“食色，性也”、“性无善无不善”等观点的错误所

在，论述了“性善”的观点。



告子下 212

◆ 本篇中孟子着重阐述了礼的问题，仁义的问题。提出了重礼，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、“轻王霸，重仁义”，讲求个人修养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应该持之以恒。

尽心上 236

◆ 本篇是孟子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篇，在这一篇里面，孟子着重阐述了尽心知性、存心养性、求舍得失等重要命题，同时阐述了自己关于政治的取向、教育的取向等观点。作为一个大思想家，孟子将自己的思想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加以论述，条分缕析，情理畅然，令人读来心旷神怡。

尽心下 260

◆ 本篇是孟子全书的最后一篇，孟子在此篇陈述了“春秋无义战”、“尽信书，则不如无书”、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等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观点，是孟子学说的最后一缕光芒，是孟子对自己学说的最后阐发。



梁惠王上

现在通行的《孟子》或许是由东汉学者赵歧所编订。他在设定标题时非常随意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涵义。本篇所论分为七章，主要是孟子游说各国君主时的对话，集中讨论了执政者所应具有品格和智慧。孟子详细说明了自己以“仁义”为核心的治国理念，以及这一理念得以展开的治国方略，而其淑世情怀也熔铸其中，非常令人感动。

何必曰利

原文 孟子见梁惠王^①。王曰：“叟^②不远千里而来，亦^③将有以利吾国乎？”孟子对曰：“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王曰‘何以利吾国’？大夫曰‘何以利吾家’？士庶人曰‘何以利吾身’？上下交征^④利而国危矣。万乘之国弑^⑤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国弑其君者，必百乘^⑥之家。万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为不多矣。苟为后义而先利，不夺不履^⑦。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王亦曰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”

注释

①梁惠王：即魏惠王（前400～前319），魏武侯的儿子。“惠”是他的谥号。公元前364年，他将国都从安邑（今山西夏县西北）迁到大梁（今河南开封东北），所以又被称为梁惠王。②叟：对老年人的尊称。③亦：句首助词，无义。下文“亦有仁义而已”中的“亦”则是“但”的意思。④交征：互相夺取。⑤弑：在古代，居于下位的人杀害居于上位的人，被称作“弑”。⑥乘：一辆由四匹马拉动的兵车。⑦履：满足。

译文

孟子谒见梁惠王。惠王问道：“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，想必会使我的国家有所获利？”孟子回答说：“大王为何一开口，就定然要谈到利益呢？我所主张的，只不过是仁义罢了。大王说：‘怎样能使我的国家获利？’大夫说：‘怎样能使我的家族获利？’士子与普通民众说：‘怎样能使我本人获利？’这样，上上下下互相谋取利益，国家就会面临崩溃的危险。（请大王试着回想一下春秋以来的历史，）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度里，杀害君主的，肯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家族；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度里，杀害君主的，肯定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家族。在万乘之中分得千乘，在千乘之中分得

百乘，这些产业的产业不能不说是很多的了。但是，倘若将仁义置于脑后而把利益放在前头，那么他们不夺取全部是不会满足的。（相反，）未曾有注重‘仁’的人遗弃他的父母，也未曾有注重‘义’的人怠慢他的君主。因此，大王所应提倡的只能是仁义，为什么一定要谈利益呢？”

解读

面对急功近利、穷兵黩武的梁惠王，孟子却以“仁义”相告，难怪许多人批评他“迂远而阔于事情”，但是仔细思索，不难发现，孟子的思考是清晰而深刻的。何谓仁义？所谓“仁”就是爱养民众的政治理念；所谓“义”，就是循理制事的社会职责。倘若抛开二者追求所谓的利益，那么在孟子看来，梁惠王不仅不足以实现他心目中的王图霸业，而且将使他的国家分崩离析。

首先，对于利益的盲目追逐往往会适得其反。君主或者追求开疆拓土，或者追求长生不老，或者追求奢华的享受，并为此横征暴敛，通过压榨民众来实现自己的目标。然而，追求利益的社会风气一旦形成，君主的臣民又何尝没有理由去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呢？在这时，民众极力逃避兵役与赋税，官僚极力贪污腐化，还有谁去理会国家的存亡？更何况，倘若对欲望不加限制，那么它就是无穷的；不因既得利益而满足的世家大族，最终会走上弑君篡位的道路。

再者，讲求仁义在实质上会带来利益。假若君主提倡仁义，并以此教化百姓，那么民众必然会奉养自己的父母，捍卫自己的国家，以天下兴亡为己任。当每个成员都愿意为之付出努力时，社会的和谐、国家的昌盛就有了实现的可能，进而这些成员也可从中获得物质与精神上的满足。在这时，作为国家的领导者，君主的功业又怎能说不伟大呢？

与民同乐

原文

孟子见梁惠王，王立于沼上，顾鸿雁麋鹿，曰：“贤者亦乐此乎？”孟子对曰：“贤者而后乐此，不贤者虽有此，不乐也。《诗》^①云：‘经始灵台，经之营之，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。经始勿亟，庶民子来。王在灵囿，麀^②鹿攸伏，麀鹿濯濯^③，白鸟鹤鹤^④。王在灵沼，於物^⑤鱼跃。’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，而民欢乐之，谓其台曰灵台，谓其沼曰灵沼，乐其有麋鹿鱼鳖。古之人与民偕乐，故能乐也。《汤誓》^⑥曰：‘时日害丧，予及女偕亡^⑦。’民欲



与之偕亡，虽有台池鸟兽，岂能独乐哉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《诗》：此处引自《诗经》的《大雅·灵台》，这是一首歌颂周文王德行的诗歌。灵台的旧址在今陕西户县。②麇：雌鹿。③濯濯：肥硕的样子。④鹤鹤：洁白的样子。⑤於：句首助词，无义。坳：满。⑥《汤誓》：《尚书》篇名，商汤讨伐夏桀的誓师檄文。⑦时：这。害：通“曷”，何时。女：通“汝”，你。夏桀曾自诩为太阳，所以民众对于他的怨恨也连累到太阳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谒见梁惠王。惠王在池塘边上一边顾盼着飞雁与驯鹿，一边对孟子说：“德行高尚的人也以此为乐么？”孟子回答说：“只有德行高尚的人才能以此为乐，而那些德行卑劣的人即便拥有这些，也不能真正体会到其中的快乐。（周文王与夏桀的事迹恰好可以说明这一点。）《诗经·灵台》篇说：‘开始规划筑灵台，经营设计善安排。百姓出力共兴建，没花几天成功快。开始规划莫着急，百姓如子都会来。君王在那大园林，母鹿懒懒伏树荫。母鹿肥壮毛皮好，白鸟羽翼真洁净。君王在那大池沼，啊呀满池鱼窜蹦。’文王虽然也是借助百姓的力量来兴建高台与池塘，但百姓却非常喜悦，他们将高台命名为‘灵台’，将池塘命名为‘灵池’，为其中拥有驯鹿、鱼鳖而欢欣不已。古代的君子与民同乐，因此在心理上有极大的满足。（夏桀的情形却与之不同，）《尚书·汤誓》说：‘这太阳何时陨落啊，我愿与你同归于尽。’既然百姓已经希望与他同归于尽了，那么夏桀即便拥有亭台楼阁、珍禽异兽，难道还能独自享受么？”

【解读】

同样是高台、池塘，同样是飞禽走兽，德行高尚的人可以从中体会到真正的快乐，而德行卑劣的人却不能，原因在于是否与民同乐。在修筑灵台、灵沼时，百姓之所以踊跃参与，既是出于对文王的爱戴，也是因为他们将从中获取快乐。竣工之后，灵台即是百姓的牧场，灵沼即是百姓的池塘。文王既因为百姓的爱戴而感怀，也因为百姓可以从中获益而欣喜；面对美景，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观赏而不会受到悲伤、忧虑等情感的扰乱。

夏桀为了自己的享乐，使得民众的田地荒芜，父母妻子离散；虽然自诩为太阳，百姓却希望与他同归于尽。商汤的军队正在讨伐，自己的军队已经溃败，国都即将成为废墟，社稷即



将倾倒，自己不知将被怎样处置，眼前的亭台楼阁、珍禽异兽不知将归属于谁，在这时，他虽然希望寻求快乐却只能愁眉紧锁，虽然想要忘记烦恼却只能听任烦恼袭上心头。

孟子希望当政者向文王学习，但是听从他劝告的，却没有多少人。即便是现在，也有一些劳民伤财的“政绩工程”、“形象工程”，除了能够帮助官员获取“面子”外，百无一用，恰与孟子口中“夏桀”的台、沼相似，怎能不叫人为之感叹？

治国方略

原文

梁惠王曰：“寡人之於国也，尽心焉耳矣。河内凶，则移其民於河东^①，移其粟於河内。河东凶亦然。察邻国之政，无如寡人之用心者。邻国之民不加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，何也？”孟子对曰：“王好战，请以战喻。填然鼓之，兵刃既接，弃甲曳兵而走。或百步而后止，或五十步而后止。以五十步笑百步，则何如？”曰：“不可，直不百步耳，是亦走也。”曰：“王如知此，则无望民之多於邻国也。不违农时，谷不可胜食也；数罟^②不入洿池^③，鱼鳖不可胜食也；斧斤^④以时入山林，材木不可胜用也。谷与鱼鳖不可胜食，材木不可胜用，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。养生丧死无憾，王道之始也。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鸡豚狗彘之畜，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，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。谨庠序^⑤之教，申^⑥之以孝悌之义，颁白^⑦者不负戴於道路矣。七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，途有饿莩^⑧而不知发；人死则曰：‘非我也，岁也。’是何异於刺人而杀之，曰：‘非我也，兵也。’王无^⑨罪岁，斯天下之民至焉。”

注释

①河内：相当于今河南境内的黄河以北地区。河东：今山西西南部。②数罟：网孔细密的渔网。③洿池：大池塘。④斤：砍刀，古代常斤、斧连称。⑤庠序：古代用来指称地方学校。⑥申：一再，重复。⑦颁白：通“斑白”，头发花白的样子。⑧莩：饿死的人。⑨无：通“毋”，不要。

译文

梁惠王说：“我对于国家，真是费尽心力了。河内发生饥荒时，我把当地（有体力却没有金钱的）民众迁移到河东，并把河东的粮食运送给河内（有金钱却没有体力的）民众。同样，河东发生饥荒时，也照此办理。考察一下邻国的政治，没有像我这样为百姓打算的，但是，邻国的民众不见减少，我的民众不见增多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
孟子回答说：“大王喜好作战，请让我以作战的比喻来说明。咚咚咚，战鼓敲响，

两军交战，兵刃交接，怯懦的人丢盔弃甲，拖着兵器逃跑。有人后退了百步停下，有人后退了五十步停下。后退五十步的人是否可以嘲笑后退百步的人，说他不如自己英勇？”

惠王说：“不可以，他虽然没有后退一百步，但同样是在逃跑。”

孟子说：“假如大王明白这一点，就不要再希望魏国的民众多于邻国了。”

“只要在农民应当耕种、收获的时节，不去（征兵、征工）妨碍生产，粮食就会吃不完；只要不用细密的渔网在池沼里捕鱼，鱼鳖就会吃不完；只要砍伐有一定的时间，木材就用不尽。粮食和鱼鳖吃不完，木材也应有尽有，这样，活着的人就会有足够的食物，死去的人在安葬时也会有足够的棺木，民众就不会有所遗憾。生者与死者都得到合理的对待，便是王道的开端。

“在五亩大的院落里种上桑树，年满五十的人就可以穿上丝织的衣服了。鸡、狗、猪等家畜按时喂养、照料，年满七十的人就有肉可吃了。方圆百亩的田地，假如不被夺去耕种的时间，那么家庭的诸多成员就不会忍饥挨饿。注重学校的教育，再三强调孝顺父母、尊敬长者的道理，那么须发斑白的人就不至于背负着重物在道路上苦苦奔波了。年满七十的人可以穿上丝织的衣服、吃上肉食，普通百姓不必忍受饥饿与寒冷，做到这些还不能使天下归服的人，从来没有过。

“（再来看看魏国的情形，）猪狗吃着人的食物，却不知道加以制止。道路上有快要饿死的人，却不知道打开粮仓加以赈济，人死之后，竟然说：‘与我无关，是自然灾害导致的结果。’这和拿着刀子杀人，却说‘不是我杀的，是刀子杀的’，有什么区别？假若大王不归罪于年景，（而从政治上根本改革，）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来投奔您。”

解读

孟子的治国方略较为简单，可以归纳为“制恒产”、“裕民力”、“修荒政”三点。惠王自以为在应对自然灾害方面做得很好，但是他并没有节省自己的用度，也没有打开自己的粮仓，赈济于民，所采取的措施仅仅是迁移民众、转运粮食，与别国在自然灾害发生时，听任民众的自发迁移、商人的自发转运，没有太大的差异。孟子所说“五十步笑百步”，即是对此的批评。

应对自然灾害固然是政府应有的职能，但也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相对而言，“裕民力”更为重要。在孟子看来，只要民众有足够的精力从事生产，并加以合理的安排，就会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努力劳作，进而取得很好的收益，这样的话，即便在自然灾害发生时，他们也有一定的储备来应对。如果民众生前死后的基本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，那么儒家的理想社会就能初步实现。

在孟子所处的时代，国力是否强盛与人口的数量有着直接的关联，所以即便像梁惠王这样不算贤明的君主，也在思考怎样才能吸引百姓。在现代社会，大到一个国家，小到一个企业都面临同样的问题，即如何增强自身的向心力。孟子谈到的措施虽然简



略，但是，一个集体只有改善自己对于成员的适宜程度才能走向强盛这一主张，却是有道理的。

为民父母

原文 梁惠王曰：“寡人愿安^①承教。”孟子对曰：“杀人以梃与刃^②，有以异乎？”曰：“无以异也。”“以刃与政，有以异乎？”曰：“无以异也。”曰：“庖^③有肥肉，厩^④有肥马，民有饥色，野有饿莩，此率兽而食人也。兽相食，且人恶之；为民父母，行政，不免於率兽而食人，恶^⑤在其为民父母也？仲尼^⑥曰：‘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！’^⑦为其象^⑧人而用之也。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？”

注释

①安：安心，乐意。②梃：木棍。刃：刀。③庖：厨房。④厩：马棚。⑤恶：何，疑问副词。⑥仲尼：孔子的字。⑦俑：古代用来殉葬的偶人。后：后裔。孔子的意思是说，制作俑来殉葬，开了一个很坏的头，再以后，人们就进一步用活人来殉葬了。其实，古代是先有活人殉葬，而后才用俑来代替的。⑧象：通“像”。

译文

梁惠王说：“我愿意平心静气地接受您的指教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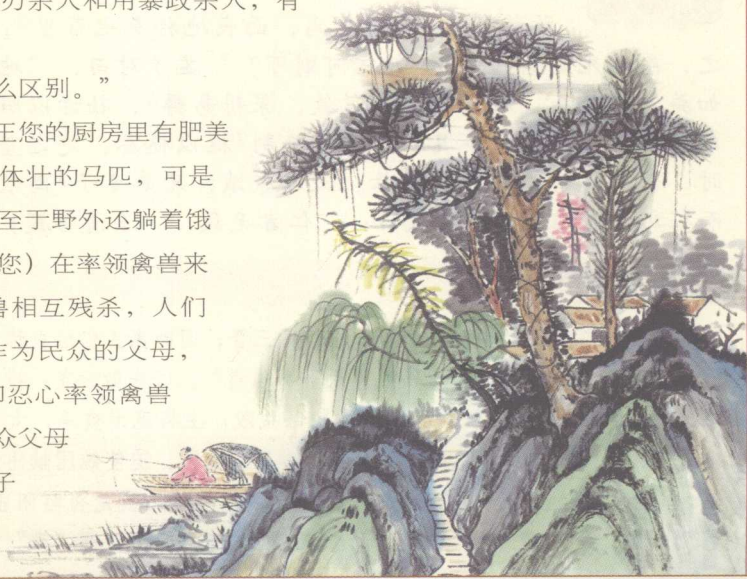
孟子问道：“用木棒杀人和用兵刃杀人，有何不同？”

惠王说：“没有不同。”

孟子又问：“用兵刃杀人和用暴政杀人，有区别么？”

惠王说：“没有什么区别。”

孟子说：“现在大王您的厨房里有肥美的肉食，马棚里有膘肥体壮的马匹，可是百姓们却面带饥色，甚至于野外还躺着饿死的尸体，这等于（是您）在率领禽兽来吃人。（同族的）禽兽相互残杀，人们尚且对此表示厌恶；作为民众的父母，主持着政策的实施，却忍心率领禽兽来吃人，那么您充当民众父母的资格又在哪里呢？孔子曾说：‘最先开始制



作木偶、土偶来殉葬的人，肯定会断子绝孙的！’他之所以这般痛恨，不过是因为木偶、土偶的形状与人相似。（用人形的木偶、土偶来陪葬，尚且不可，）又怎么能使百姓（因为您的缘故）饥饿而死呢？”

解读

梁惠王表面上愿意听从孟子的教诲，但实际上仍然漠视民众的生死，故而孟子以尖锐的言辞斥责惠王，希望使他意识到自己的过失。

孟子广引杂说，一路铺陈，最后归结于：无论采取何种工具，杀人的实质并无不同。在此基础上，他进一步引导惠王反思自己的行为，指出其所享用的种种供奉无非是残杀的工具，而魏国境内的民众则是被残杀的对象。百姓辛勤劳动，收获的粮食却被剥夺；禽兽因为饲料的充足而膘肥体壮，百姓却忍饥挨饿，以致于死亡。这样的局面能够出现，究竟是谁的罪责呢？禽兽本身并不会夺取百姓的粮食，问题的症结在于它们的主人。当权者的横征暴敛，无异于率领禽兽残杀民众。

儒家以为，君主是否具有“不忍之心”，直接影响着民众的现实生活，进而决定着国家的兴衰，以及政权能否延续。孟子对于君主责任的思考，已经涉及到政权合法性的问题；而他对于惠王的罪责推定，则与现在所施行的“官员问责制”相类似。当然，孟子最终只是归结于当权者的道德问题，对于外在的制约机制强调不够，但我们也不应苛责古人。

仁者无敌

原文

梁惠王曰：“晋国，天下莫强焉^①，叟之所知也。及寡人之身，东败於齐^②，长子死焉；西丧地於秦七百里^③；南辱於楚^④。寡人耻之，愿比死者壹洒之^⑤，如之何则可？”孟子对曰：“地方百里而可以王。王如施仁政於民，省刑罚，薄税敛，深耕易耨^⑥，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，入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长上，可使制^⑦梃以挾秦、楚之坚甲利兵矣。彼夺其民时，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。父母冻饿，兄弟妻子^⑧离散。彼陷溺其民，王往而征之，夫谁与王敌？故曰：‘仁者无敌。’王请勿疑！”

注释

①晋：魏氏与韩氏、赵氏共分晋地，号称三晋，因而惠王仍然自称晋国。魏国在战国初期曾因革新变法而强盛一时，所以说“天下莫强焉”。②东败於齐：指马陵（今河南范县西南）之役。公元前341年，魏与齐战于马陵，兵败，主将庞涓被杀，太子申被俘。③西丧地於秦七百里：马陵之战后，魏国国势渐衰，秦屡败魏国，迫使魏国献出河西之地和上郡的十五个县，约七百里地。④南辱於楚：公元前324年，魏又被楚将昭阳击败于襄陵，魏国失去八邑。⑤比：介词，“替”、“为”、“代”的意思。洒：通“洗”。全句意思是，愿意为死

者洗刷耻辱。⑥易耨：清除杂草。⑦制：通“掣”。⑧妻子：妻与子。

译文

梁惠王（对孟子）说：“老先生您知道，魏国曾经是天下最为强大的国家。但是，到了我这一代，东面被齐国打败，我的长子因此牺牲；西面被秦国打败，割让了七百里的土地；南面又被楚国羞辱。我将这看作奇耻大辱，希望替魏国的战死者报仇雪恨，怎样才能做到呢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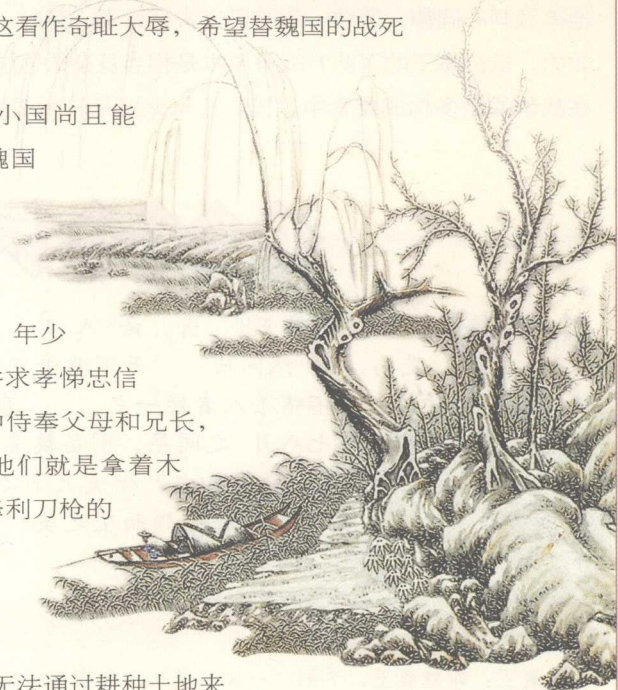
孟子回答说：“方圆百里的小国尚且能够使天下归服，（何况是强大的魏国呢？）大王您如果能对民众施行仁政，减免刑罚，减少赋税，使百姓（有足够的时间）深耕细作，清除田地里的杂草，而（其中的）年少者（也因为您的提倡）在空闲时讲求孝悌忠信的道德，并运用这些道德，在家中侍奉父母和兄长，在朝廷里为上位者效力，那么，他们就是拿着木棒，也可以抗击拥有坚实盔甲、锋利刀枪的秦楚军队了。

“（为什么这样讲呢？）这是因为秦国、楚国（以大量的徭役和战争）占用了民众的时间，使他们无法通过耕种土地来赡养自己的父母。他们的父母在忍受饥寒，他们的兄弟、妻儿在东逃西散。国家既然使他们处于这样的困境，那么在大王去讨伐时，这些百姓怎会愿意抵抗呢？总之，仁爱的君主是无敌于天下的，请大王不必再犹豫。”

解读

平庸的人之所以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，反而走向失败和灭亡，既不是因为他的资本不够充分，也不是因为外部的环境太过恶劣，而只是因为他的心理素质有着一定的缺陷。回顾惠王的生平，他最初基于暴戾之情而盲目地发动战争；经历三次失败后，又被怨恨的情感所淹没，茫然无措，不知道如何作为；到了最后，则颓废沮丧，畏惧困难，即便有贤能的人告之以良方，他仍然疑虑重重，认为自己缺乏加以实现的能力。孟子急切地希望消除他的疑虑，重建他的信心，但是惠王却没有振作起来。

孟子对于自己的主张充满信心，并以此来感染惠王，其理由可以归结为两点：其一，施行仁政所能获得的结果；其二，其他国家的现实状况。他劝导惠王暂且不要考虑与别国的冲突，先搞好本国的内政；暂且不要奢望国力的强盛，先想办法获取民众



的爱戴与效忠。

秦国和楚国看似强大，但是生活在那里的民众却困苦不堪。这不是因为民众不能养育自身，也不是因为他们泯灭本性，忍心让自己的家人受苦，而是因为那里的君主过分执著于争霸，使得他们陷于这样的境地。百姓为何要苦苦忍受呢？没有仁爱的君主，他们无所适从，除了接受暴君的统治，不再有别的选择。假如惠王可以施行仁政，那么当他率领同心同德、团结一致的民众去征讨秦、楚时，那里的百姓又怎会甘心继续为暴君效力，抵抗惠王的军队？战争原本是相当复杂的事情，孟子所说似乎过于理想化，但是在战争的诸多构成要素中，民心士气无疑是较为重要的一环。

得民心者得天下

原文

孟子见梁襄王^①，出，语^②人曰：“望之而不似人君，就之而不见所畏焉。卒^③然问曰：‘天下恶乎定？’吾对曰：‘定于一。’‘孰能一之？’对曰：‘不嗜杀人者能一之。’‘孰能与^④之？’对曰：‘天下莫不与也。王知夫苗乎？七八月^⑤之间旱，则苗槁矣。天油然作云，沛然下雨，则苗浡然兴之^⑥矣。其如是，孰能御之？今夫天下之人牧^⑦，未有不嗜杀人者也。如有不嗜杀人者，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。诚如是也，民归之，由^⑧水之就下，沛然谁能御之？’”

注释

①梁襄王：即魏襄王，名嗣（一说名赫），魏惠王的儿子，前318年至前296年在位，“襄”是他的谥号。②语：告诉。③卒：通“猝”。④与：这里是归顺、追随的意思。⑤七八月：这里用的是周代的历法，相当于夏历的五六月，正是禾苗需要雨水的时候。⑥之：语助词，无义。⑦人牧：百姓的管理者，指代国君。⑧由：通“犹”。

译文

孟子谒见梁襄王，出来以后，告诉别人说：“远远望去，不像君主的样子；与他接近，也察觉不到能够让人敬畏的地方。他突然间问我：‘天下怎样才能安定？’我说：‘天下统一之后，就会安定。’他又问：‘谁能统一天下？’我说：‘不喜欢杀人的君主可以统一天下。’他说：‘（那样的话，）谁会跟从他呢？’我回答说：‘天下没有人不会跟从他。大王您知道禾苗么？七、八月之间遇到干旱的天气，禾苗就会枯萎。但只要乌云密布，下起滂沱大雨，禾苗就会茂盛地生长起来。像这样的趋势，又有谁能够制止呢？而今天下的君主没有不喜欢杀人的，假如有不喜欢杀人的君主出现，那么天下的民众都会伸长脖子期待他来解救自己。这样的话，民众就会依附于他，如同水向下奔流一般，谁又能够阻挡得住呢？’”

解读

梁惠王虽然不能有所作为，但尚且可以与之交谈，而梁襄王却已经昏聩到极致，使人无法与之交谈。襄王询问天下如何能够安定，并不表明他有志于此，只不过在他看来，天下原本无法安定，也不必去平定，而自己也可以在这混乱的局势里胡作非为。孟子指出，天下将因为统一而安定。襄王以为，既然自己无力统一天下，那么其他的君主同样也做不到。孟子指出，仁爱的君主终将统一天下，襄王却以为，仁爱的君主必定懦弱，自己完全可以凭借威权压服百姓，使其统一天下的梦想归于幻灭。故而，孟子进一步通过禾苗的比喻来向他说明历史的走向。

在孟子看来，如果不知道事物的需求，就不会明晰加以应对的道理；如果不知道事物发展的规律，就不会理解其中不可遏制的趋势。在干旱的时候，禾苗毫无生机，即将枯萎，看似无能为力，但是其希望生长的内在需求并未改变，仅仅是因为缺乏相应的条件，才无法实现这一需求。只要得到雨水的灌溉，禾苗就会蓬勃生长；扼杀了这一株，另一株又会兴起，最终杀不胜杀，无法阻止。同理，天下的局势也是如此。而今，天下争霸，各国的君主都通过践踏本国的民众来践踏别国的民众。旨在杀害别国民众的战争，何尝没有本国的民众为之死亡？民众渴望生存、期待和平的需求已经十分迫切，只是因为缺少必要的条件，所以尚未爆发；等到有仁爱的君主出现，人们去归附他的决心和趋势，也远不是襄王所能遏制的。

总之，民众的需求能否得到满足，直接影响着、乃至决定着社会的发展、历史的走向；儒家的仁义，并非是空洞概念，而是对于民众需求的自觉顺应。孙中山先生说：“世界潮流，浩浩荡荡，顺之则昌，逆之则亡。”与孟子此处的言论若相符合。当然，民众的需求并非是固定不变的，除了生存，还有发展，除了物质，还有精神，乃至过去我们不重视的环境，也是民众较为关心的问题。



仁心与仁术

原文

齐宣王^①问曰：“齐桓、晋文^②之事可得闻乎？”孟子对曰：“仲尼之徒无道桓、文之事者，是以后世无传焉，臣未之闻也。无以^③，则王乎？”曰：“德何如，则可以王矣？”曰：“保^④民而王，莫之能御也。”曰：“若寡人者，可以保民乎哉？”曰：“可。”曰：“何由知吾可也？”曰：“臣闻之胡龀^⑤曰，王坐於堂上，有牵牛而过堂下者，王见之，曰：‘牛何之？’对曰：‘将以衅钟^⑥。’王曰：‘舍之！吾不忍其觳觫^⑦，若无罪而就死地。’对曰：‘然则废衅钟与？’曰：‘何可废也？以羊易之！’不识有诸？”曰：“有之。”曰：“是心足以王矣。百姓皆以王为爱^⑧也，臣固知王的不忍也。”

王曰：“然。诚有百姓者。齐国虽褊小，吾何爱一牛？即不忍其觳觫，若无罪而就死地，故以羊易之也。”曰：“王无异於百姓之以王为爱也。以小易大，彼恶知之？王若隐^⑨其无罪而就死地，则牛羊何择焉？”王笑曰：“是诚何心哉？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。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。”

曰：“无伤也，是乃仁术也，见牛未见羊也。君子之於禽兽也，见其生，不忍见其死；闻其声，不忍食其肉。是以君子远庖厨也。”王说曰：“《诗》云：‘他人有心，予忖度^⑩之。’夫子之谓也。夫我乃行之，反而求之，不得吾心。夫子言之，於我心有戚戚焉。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，何也？”曰：“有复於王者曰：‘吾力足以举百钧，而不足以举一羽；明足以察秋毫之末^⑪，而不见舆薪^⑫’，则王许^⑬之乎？”曰：“否。”“今思足以及禽兽，而功不至於百姓者，独何与？然则一羽之不举，为不用力焉；舆薪之不见，为不用明焉；百姓之不见保，为不用恩焉。故王之不王，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”

曰：“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？”曰：“挟太山以超北海^⑭，语人曰：‘我不能’，是诚不能也。为长者折枝，语人曰：‘我不能’，是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故王之不王，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；王之不王，是折枝之类也。老吾老^⑮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。天下可运於掌。《诗》云：‘刑于寡妻^⑯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’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。故推恩足以保四海，不推恩无以保妻子。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，善推其所为而已矣。今思足以及禽兽，而功不至於百姓者，独何与？权，然后知轻重；

